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斯巴达克斯



〔意〕乔万尼奥里



远 方 出 版 社

目 录

第一章	暴虐的统治者	(1)
第二章	残酷的斗技场比赛	(19)
第三章	下等人的酒店	(42)
第四章	斯巴达克思的自由事业	(64)
第五章	卡提林纳的密谋和斯巴达克思的爱情	(84)
第六章	酒店里的暗探与爱芙姬琵达的复仇	(103)
第七章	独裁者的悲惨下场	(135)
第八章	角斗士老板的信和独裁者的葬礼	(159)
第九章	梅特罗比乌斯告密	(193)
第十章	起义受到镇压	(225)
第十一章	七十八个起义者	(258)
第十二章	优秀的角斗士领袖	(277)
第十三章	卡提陵战役和考提峡谷战役	(301)
第十四章	斯巴达克思的选择	(324)
第十五章	芬堤战役和诱惑	(371)
第十六章	起义军营垒里的毒蛇	(398)
第十七章	角斗士的计划失败和戏子之死	(425)
第十八章	爱芙姬琵达的阴谋	(458)
第十九章	起义军的内部矛盾	(488)
第二十章	克利克萨斯的死亡	(516)
第二十一章	希腊妓女落入自己的罗网	(546)
第二十二章	伟大的英雄	(577)
尾 声		(611)

第一章 暴虐的统治者

罗马纪元 675 年（公元前 78 年）的十一月十日的早晨，天还未亮，住在罗马城的人们就从各自的家里走出来，齐集在一起，全部都朝大斗技场蜂拥而去。

在人口众多、巷道弯曲而且狭窄的贫民居住区，钻出来形形色色的人流，这些人的年龄和职业各异，他们从城市里的每个街道走出。一群又一群聚集在一起，全部朝一个方向——大斗技场奔去。

罗马城里各种各样的人，一群接着一群持续不断的出现，并向着大斗技场奔去。这些人眉飞色舞，兴高采烈的说着话，不时传出一阵笑谑和谩骂。他们步伐匆匆，可以看出他们全都是去欣赏他们最喜爱的表演。

成千上万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群都在嘻笑喧哗着，使伟大的罗马城充满了非常繁盛活跃的气氛。那种浑厚和喧闹的声响，就象无数个蜂房聚在一起而发出来的声音。

天空中的乌云愈积愈厚，大雨很可能即将来临，但罗马城的居民们没有一个人有半点不安，大家反而都因天气的变化而越发高兴。

从拉丁省杜斯古尔城那边的山谷刮来寒冷刺骨的晨风，吹在人们的脸上，很明显，气温是很低的。有很多人把大衣上的风帽紧紧的罩在头上，其它人早已戴上了宽边帽或圆圆的毛皮帽；一般在冬天才穿的大衣和宽袍被使劲的包在男人的身上，长大的皮

衣和厚厚的斗篷则被穿在女人的身上。

人们奔赴的目的地大斗技扬，是罗马第一个国王老泰尔克维尼乌斯在公元前 615 年建成，由罗马王朝最后一个国王“骄傲的人”泰尔克维尼乌斯加以扩大和装修的；公元前 220 年，监察官昆杜斯·法拉米尼乌斯建筑了一座较小的、用自己姓名命名的斗技扬，所以它在同一年开始被称为大斗技扬。

矗立在莫尔西亚山谷中的这座大斗技扬在公元前 78 年并不如后来的壮丽和宏伟。但无论怎样，它始终是一座巨大惊人的建筑物。它长两千一百八十罗马尺，宽九百九十八罗马尺，它的容纳量极大，场内可以容纳十二万以上的观众。

斗技扬几乎是椭圆形的。东端是半圆形的，西端却是一直线切下，而且还横着一道连拱。这座高大建筑物拥有十三道拱门，斗技扬主要的进出口是正门，即中间的那道拱门，护神像的行列在角斗开始前从此门进场。其余拱门下的拱廊被视为马厩或者是“拱房”，举行战车比赛时，可以在那儿安置车马，举行流血角头的表演时，可以供角斗士休息或关闭猛兽。斗技扬从连拱开始就是呈半圆形的一排一排的石阶，这些就是观众的座位。观众可以循着隔开座位的梯级到座位上去，也可以循着与看台后面的梯级相连的梯级下去，从周围的许多边门出场。看台顶上的圆柱拱廊，是规定给妇女们享用，让她们欣赏表演的。

凯旋门建造在正门的对面，由此进入广场。死门在连拱的右面，失败了的角斗士的残缺肢体被工役们用长长的挠钩扎住，通过死门，被拖到场外去。

连拱的平顶上放着一些凳子，那是分派给最高的长官——执政官们、贞女们和元老们的专座。但在其余的地方，座次是没有区别的。

在角斗场上，从连拱起到凯旋门，有一堵约五百来步长的矮

墙，叫做“岭墙”，它是在战车比赛时用来测定距离的。标柱指岭墙的两端的几根小柱子。在“岭墙”中间矗立着方尖塔，它用来祭奠太阳。塔的两边分列着许多圆柱、祭坛和神的雕像，维纳斯的雕像也在其中。

斗技场面有护墙，一道高十八尺的墙，沿墙掘着一道深沟，灌满了水，外面还有一道铁栏杆。万一斗技场里的猛兽要袭击观众，他们也可受到一定的保护。

公元前78年，罗马人在这里看表演，它是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大斗技场，现在正挤满了可敬的罗马公民——他们战无不胜的鹰已经飞遍了地球上每个角落。可是在场外还有人急急忙忙地赶来，他们的人数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增加，各种各样的人不断的涌进来，在人流中不仅有平民，而且还有上层公民；所有人都是快快乐乐的，如同在等待某种令人兴奋而又高兴的娱乐。

在十一月十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罗马人在庆祝什么？究竟吸引众多观众的表演是什么样的呢？

“幸福的人”卢齐乌斯·考尔涅里乌斯·苏拉，是整个意大利的统治者，能够使整个罗马发抖，但不治的皮肤病已折磨了他两年多，他想使自己在欢乐中忘却它，所以曾经在几星期之前叫人当众宣布，罗马市民可以接连狂宴三天，并享受种种娱乐。一切费用由他支付。

十一月九日晚上，马尔斯广场和第伯尔河旁的空地上，苏拉命令摆设了许多桌筵席，罗马的平民们全都围坐在那里。他们喧闹地大嚼到晚上，然后，通常的筵宴成为毫无节制的狂饮。这位凯乌斯·马略的死对头，用空前的、帝王一般的奢侈之极的排场，举行这一宴会，他在无数间在室外空地上仓促布置起来的三榻餐厅中，用许多最精美的食品和最醇厚的葡萄酒招待了罗马全城的人。

“幸福的人”苏拉的慨举是他以前没有过的：花费他十分之一的财产来庆祝筵宴和表演。他所准备的食物是那样的充裕，每天都有很多的剩余食物扔到河里去；人们所喝的葡萄酒，也都是四十年或者更久的陈酒。

苏拉把抢来的财产的少数拿来款待了罗马公民。虽然奎利特人从心里痛恨苏拉，但他们表面上毫不惶恐地接受了苏拉为他们安排的各种宴会和娱乐。

一天里最好的时刻到来了。金色的太阳光，从乌云中穿过，照射在大地上，把整个罗马城照得金碧辉煌。和煦的阳光也照暖了坐在大斗技场看台石阶上等着观看表演的罗马公民。

十万以上的罗马公民已满满地坐在大斗技场里，等待欣赏他们最喜爱的表演：角斗士之间的流血角斗，角斗士和猛兽的搏斗。

在这众多的观众中间，有由罗马城里和罗马以外各地汇合到这一“永恒的城市”里来的有钱有身份的各种人，他们永远占据了最好的座位。

这些受命运格外垂青的人尽管每次到斗技场比穷人们晚很多，但总是能够拥有最好和最便利的座位。很多贫穷的罗马公民，虽然常常没有食物吃，有时候甚至没有地方住，还是保持着他们的骄傲，他们每一刻都在准备高声宣告：“Nolimetanger——civisromanussum!”（不要碰我——因为我是罗马公民！）在那些懒散的穷人干的形形色色但并不十分辛苦的职业中，有一种特别的职业，那就是提前赶到公共娱乐场所，给有钱的公民和贵族占据最好的座位。当有钱人和贵族观看表演的时候，就乘他们的马车到斗技场来，付出很少的钱，就可以获得好位置。

斗技场里坐满了十万以上的观众。若没有亲身经历，是无法想象那伟大的场面的。各式各样的衣服，瑰丽灿烂的颜色令人眼

花缭乱；千万人的喧哗吵闹，象火山突然爆发一样；成千万个人头的晃动和成千万双手臂的挥动，好象狂暴的海洋中汹涌可怕的巨浪！但这一切都还远远不足描述当时的场面。

平民们坐在看台石阶上，不停的吃着食物。他们的胃口都很好，咸肉、面包干等都吃得津津有味。他们边吃边开玩笑，讲种种俏皮话和不很文雅的挖苦话；他们高高兴兴地交谈，大声地哄笑或者喝着各种葡萄酒。

大斗技场内随处可见做种种买卖的人；卖煮豆子、煎饼和包子的小贩们，不久就卖光了货物。因为平民们全都为自己的家人买这些便宜但又好吃的食物。由于吃煮豆子而口渴，他们不得不叫来卖葡萄酒的小贩，但买到的只是劣质的酸葡萄酒。

特意显出一副惹人注意的高贵气派的有钱有地位的人则避开平民另外坐着，进行着快活的有声有色的谈话。

这些人坐在铺在石阶上的坐垫和毯子上，为美丽的贵妇人和姑娘们撑着伞来遮挡灼热的阳光。

看台的第三排石阶上，靠近凯旋门的地方，一位美丽至极的贵妇人坐在两位贵族之间，她姿态婀娜，身体丰满，真是罗马美女。

她脸庞轮廓端正，前额宽广，鼻子小巧，有着娇小的嘴，一对好象会讲话的大眼睛，以及两片鲜艳欲滴的红唇。总而言之，在她的身上，几乎无处不显露着那令人无法抗拒的迷人力量。浓密、柔软而又乌黑亮丽的卷发，直垂到肩上，在靠近前额的地方被嵌满宝石的金冕紧紧地束住。一件极薄的下端绣着金缘的白色无袖长袍显出她那妙不可言的曲线，一件垂着紫色流苏的白色坎肩罩在它的外面。

她就是还不到三十岁的范莱丽雅——卢齐乌斯·范莱里乌斯·梅萨拉的女儿，昆杜斯·荷尔顿西乌斯的同母异父的妹妹。昆杜

斯·荷尔顿西乌斯是一个有名的雄辩家，他是西塞禄的劲敌。他在公元前 68 年曾被选为执政官。在十一月之前，范莱丽雅的丈夫同她离了婚，因为她不会生儿子，这听起来象是真的，但真正的原因是有关她品行的流言。那些流言认为范莱丽雅是一个不贞洁的女人，认为她与许多人有过不贞的关系。但不论怎样，最终双方都保全了体面，并没有损害到范莱丽雅的名誉。

范莱丽雅的身边，坐着艾列维乌斯·梅杜里。他很消瘦，脸色苍白，但很干净，头发一丝不乱，浑身涂满了香水香油，他一直都是仔细的化妆打扮。嵌宝金戒指戴在每一个手指上，有一个金坠子的金项链挂在脖子上，不时优雅的把玩着手里的象牙手杖。

他的脸冷漠呆板，显得无聊而麻木，只有三十五岁的他，已经厌倦了世界上的一切。艾列维乌斯·梅杜里出生于罗马地位高贵的家族。那些贵族被狂饮和游宴磨去了英武气概，他们交给平民为祖国光荣战斗以至牺牲的权利。他们推卸给平民征服其它民族和国度的责任，自己却终日挥霍祖上的财产，过着奢华的生活，或者掠夺统治下的省份。

范莱丽雅·梅萨拉的另一面，坐着已有五十岁的玛尔古斯·杰季乌斯·采吉齐乌斯。他是一个开朗、快活、脸色红润、身体健康的矮胖子，总是挺着一个很高的大肚子，他最喜欢大嚼大喝，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三榻餐厅的食桌旁。每天的上半天他一直在吃厨子做的极其美味的菜肴，他的厨子的烹饪手艺在整个罗马城里是首屈一指的；下半天呢，他就集中精力考虑着晚间的饮食，而且想象着再进三榻餐厅时的愉快情形。一句话，玛尔古斯·杰季乌斯·采吉齐乌斯一吃完午饭就会想着晚饭。

随后，昆杜斯·荷尔顿西乌斯也来到了这里。他雄辩，当时在世界上都是赫赫有名的。

还不到三十六岁的他曾费尽心思，研究如何演说和表达思想，现在他的使姿势和语言相结合的艺术已达到最高境界，他到任何地方，显出尊严高贵气派的一举一动都象是与生俱来，令所有人赞叹，永远深色的服装，整齐谐和的宽袍更加显著的衬托出他美妙庄严的姿态。

他曾在镇压意大利中部各盟邦的马尔西战争中立下了战功，入伍后两年，升任为百夫长，再后来又当选为护民官。

荷尔顿西乌斯不仅以博学和雄辩出名，而且表演技术也极其精湛。荷尔顿西乌斯的成就，一半应该归功于他那美妙的嗓音和高妙的朗诵技巧，他不但尽善尽美的发挥这一切，而且还能够在演说时加以极其精采的发挥。这一切都使罗马最有名的悲剧演员伊索帕斯和最有名的喜剧演员罗斯西乌斯也会在他演说的时候，匆匆忙忙地赶到大议场来；他们都想竭力获得荷尔顿西乌斯如此高超的朗诵艺术的秘密。

当荷尔顿西乌斯、范莱丽雅、艾列维乌斯和采吉齐乌斯互相谈着话，而且听从范莱丽雅的意思，派了一个已被释放奴隶去索取当天参加角斗的角斗士们的姓名小牌时，神像已经被放到了“岭墙”的平顶上。

离他们的座位不远的地方，站着两个由一个家庭教师陪着的穿紫边白宽袍的少年。这两个学生，一个十四岁，另一个十二岁，他们的脸轮廓分明，前额宽广，很清癯。这两个少年是波尔齐乌斯族的后裔，他们分别叫卡图和采比昂。他们的祖父就是迦太基人的死敌——卡图。

弟弟采比昂很喜欢说话，待人也很有热情，他不时地跟家庭教师萨尔比顿交谈，可是哥哥玛尔古斯·波尔齐乌斯·卡图却很沉默。他显出一副忧郁的怒容。这不应该是十四岁的少年所具有的。他在幼年时代就显示了坚贞的意志和坚定的、绝不屈服的精

神。据说当他还只有八岁的时候，玛尔古斯·庞贝齐乌斯·西朗到小卡图的叔叔德鲁苏斯的家里，抓住小卡图并且把他举到窗前威胁说：要意为意大利人向你叔叔求情，否则便把你扔下去。庞贝齐乌斯一面摇撼着他一面威吓，但却毫无效果。小卡图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丝毫没有同意或者恐惧的表示。上天赋予的坚强意志，对希腊哲学的钻研，对他严酷的爷爷的蓄意模仿，这一切都使他养成了一个勇武的公民所具有的性格。他最后在作战中牺牲于乌季加城。忠于拉丁的自由战旗当作他的尸衣，把他的尸体送进了坟墓。

一个由教师陪着的贵族少年，坐在凯旋门上面离出口不远的地方。他正高兴地跟一个十七岁光景的少年谈着话。少年穿着成年人才穿的宽袍，但嘴唇上面的胡须却极其微细。他的身材并不高大，显得文弱多病，他的脸色苍白，头发却是乌黑的，只有那对灵活的大眼睛，格外有神，显示了无限的智慧。

这个少年的名字是季杜斯·卢克列梯乌斯·卡鲁斯。他在罗马是有名的世家子弟，后来创作了长诗《论万物之本质》，使他的大名牢牢的被人们记住。跟他谈话的那个强健而又勇敢的十二岁的孩子，是凯乌斯·卡西乌斯·龙金努斯。他在共和国衰亡前的事变中担任极重要的角色。

卢克列梯乌斯和卡西乌斯谈得很热烈。卢克列梯乌斯在最近两三年经常到卡西乌斯·龙金努斯家中去，他很欣赏年幼的龙金努斯的机智和极其优秀的品性，因此跟他非常相投。卡西乌斯也非常喜欢卢克列梯乌斯，他们被同样的感情和志趣召集在一起，都不很重视物质生活，对人和神也都采取一致的态度。

苏拉的儿子法乌斯特坐在卢克列梯乌斯和卡西乌斯的旁边，他很瘦弱，红头发，总是爱打架，乌青和肿块还留在苍白的脸上，眼睛是天蓝色的，但很凶恶和骄横，他最高兴听到有人说他

是苏拉的儿子。

在角斗场上，那些没有经过训练的年轻角斗士们，正怀着令人赞赏的热情，抱着大头棒和木剑，进行着角斗。斗技方面用不会造成损害的表演娱乐着观众，一直要到两位执政官和苏拉到来才止。

只有老兵和释放角斗士会观看这种不流血的角斗，其它人则感到毫无兴趣。突然，整个广大的斗技场爆发出一阵阵极其响亮整齐的雷一般的掌声。

“庞培万岁！……葛涅乌斯·庞培万岁！……伟大的庞培万岁！”许多观众高呼道。

葛涅乌斯·庞培进了斗技场，就在连拱平顶上一群贞女的旁边坐了下来。贞女指把自己的一生用来供奉贞节女神的纯洁女人，全部坐在这里，准备观看这一场她们最心爱的流血表演。庞培很优雅的鞠躬向观众答礼，接着把手贴向嘴唇不停的飞吻，表示感激。

庞培大约二十八岁，他的身材非常高大，体格结实魁梧。又黑又浓的头发罩住了他的大头，前额的头发生得特别低，几乎和遮在他那对又大又黑的眼睛上面的眉毛连到了一起。但是，他的眼珠却一点也不灵活而且缺乏表情。他那粗犷的、棱角分明的脸和健壮的身体，使人感到一种阳刚之美。但那张冷漠的脸，并不能使人对这位在二十年内就得到罗马共和国首位的年轻人，产生一种很伟大的印象。不管怎么样，他在二十五岁时远征非洲得胜回来，凯旋而归，甚至苏拉本人——那可能是苏拉最大方的时刻——也尊称他为“伟大的人”庞培。但不论对庞培评论如何，当他在公元前78年11月10日走进大斗技场的时候，罗马公民是站在同情他的立场的。他二十五岁就已经是一位胜利者，而且得到了他的军团中所有兵士的爱戴，那些在各种各样的气候、危险

和战斗中锻炼出来的老兵，全都支持他做大元帅。

平民们对庞培的特别的偏爱，多少也许是缘于对苏拉的隐藏的憎恨：他们通过欢迎他的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来表示这种憎恨的感情。因为庞培是在战功方面唯一可以和苏拉匹敌的人。

随着庞培来到的，是两位必须在公元前 77 年一月一日离职的执政官普勃里乌斯·赛尔维里乌斯·瓦季埃和阿庇乌斯·克劳齐乌斯·普里赫尔。在本月执政的赛尔维里乌斯和上月执政的克劳齐乌斯前面，各走着一队掬着权标的仪仗官。

当他们在连拱的平顶上出现的时候，大斗技场里所有的人都纷纷起立，对他们表示应有的敬意。

在赛尔维里乌斯和克劳齐乌斯坐到座位上后，全场观众就随后坐了下来。在九月的公民大会上当选为第二年执政官的贵族玛尔古斯·艾米里乌斯·列庇杜斯和昆杜斯·卢塔齐乌斯·卡都鲁斯，也坐了下来。

庞培向赛尔维里乌斯和克劳齐乌斯鞠躬致敬，他们也对他还礼，但还礼时的那副神气几乎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然后，庞培走近了非常感激他的玛尔古斯·列庇杜斯，跟他握手，因为庞培在选举中曾经毫不在乎苏拉的意图，利用自己威望支持了列庇杜斯。

列庇杜斯尊敬地迎接了庞培，表示自己对他的忠诚；就开始说起话来，但是庞培对卢塔齐乌斯·卡都鲁斯，只矜持而又高傲地轻轻鞠了一躬。

在选举时候苏拉已经不是独裁者，但他还是拥有实权。他竭力反对执政官候选人列庇杜斯，因为他认为——他的想法也并不是毫无根据——列庇杜斯事实上是凯乌斯·马略的追随者，是他的敌人。但是正由于他的反对，同时还有庞培善意的支持，最后在公民大会上列庇杜斯压倒了受豪门贵族派支持的候选人卢塔齐

乌斯·卡都鲁斯。苏拉曾经为此屡次责备庞培，批评他在选举执政官的时候不支持好人反而去支持最坏的家伙。

现在，那批年轻的角斗士已经停止了表演。真正要参加角斗的角斗士们，早已经准备好一切站在拱房门口，他们要按照惯例在执政官面前鱼贯地列队经过。他们正等待着出发的信号。

所有的人都注视着连拱的平顶，所有的人都等待着开始角斗的信号。可两位执政官的眼睛在场内四处搜寻，仿佛在等待某位要人。事实上，他们也就是在等待卢齐乌斯·考尔涅里乌斯·苏拉，等待着这位名义上已不是独裁者，但实际上仍统治着罗马的人。

突然，场内响起了一片掌声——开始是微弱的、稀稀落落的，然后逐渐变得响亮、整齐，在斗技场上引起了回响。所有人都往凯旋门看去。就在这时候，卢齐乌斯·考尔涅里乌斯·苏拉由一群人簇拥着，进入了斗技场。

这位特殊的人物已经有五十九岁了。他的身材相当高大，体格相当魁梧结实，他慢慢地无精打采地往前走，好象一个浑身无力的人——这是放荡的宴饮造成的，因为他的一生都沉溺在酒色之中，特别是近几年内要比以前更厉害。但他的不治之症才是使他衰老的主要原因，在他脸上、身上处处留下烙印。

现在苏拉的脸上实在是挺可怕的，但他原来的面貌却是很端正、很和谐的：他前额宽广，大鼻子，鼻孔鼓起，嘴巴很大，但嘴唇向外突出，浓密的红棕色头发，应该说还是很威武的，灵活、阴沉、锐利的淡灰色眼睛象山鹰一样，有时又如同土狼一样发出残忍的光，闪着喜欢统治别人和喝血的欲望。

苏拉在亚洲与米特里达梯斯王作战的时候，他曾被邀请为中间人，调停卡帕陀西亚王阿利奥巴尔藏和帕提亚王之间的争执。帕提亚王派来了特使奥罗巴查。那时候，苏拉只是一个总督，但

他为了显示罗马的威望，也为了显示他的权力，在互相谒见的时候竟毫不犹豫地坐在大厅中的三把椅子正中的一把上，他认为他的位置就应该是最尊贵的位置。他叫亚洲最强大的国王帕提亚王的代表奥罗巴查坐在他的右面，叫阿利奥尔巴藏坐在左面。帕提亚王认为这侮辱了他的尊严，因此判处了奥罗巴查死刑。当时在奥罗巴查特使的随从中有一个人精通巫术的哈尔达人，他根据苏拉的相貌确定了他精神上的巨大力量，断言有着野兽般眼睛的苏拉会成为一位大人物。

苏拉的脸确实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在脸上不但布满了肮脏的脓疤，还零乱地散布着白色的斑点。好象是在一个摩尔人的脸上撒了面粉。

如果在年轻时苏拉的脸就是这样，那就很容易看出来，到了老年会变得多么可怕；在他的血管中流着的全都是生花柳病和瘰癧症的血，而他一直沉溺酒宴使他的病更加恶化。越来越多的白斑和痂使他的脸愈发丑陋不堪，现在，脓疱和痂疽布满了他的全身。

现在苏拉好象是一个厌世者，慢慢地走进了斗技场。他雪白的长袍是羊毛绒织成的，绣着金花和阿拉伯式花纹，他的火红色的希腊式外套镶着金色花边，很华丽，嵌着宝石的金扣子系住了外套。苏拉蔑视整个人类，格外蔑视他本国的同胞，第一批穿希腊式外套的罗马人是很少的，他是那少数人之中的一个。他拿着一根金头手杖，雕刻家在杖头上用极高超的技艺记录下奥尔霍明一战中的插曲。奥尔霍明是倍奥季亚的一个城市，苏拉曾在该城附近战胜了米特里达梯斯王的总督阿盖拉乌斯。雕刻家雕出了阿盖拉乌斯向苏拉屈膝投降的情形。在苏拉右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个金指环，一颗硕大的红宝石镶在上面，上面雕着波克斯把朱古达王献出来的场面。苏拉曾经时时刻刻地戴着它直到马略凯旋回

来，然后依他那奇怪的脾气不时用它来向马略炫耀。这个指环因此变成了引起苏拉和马略毁灭性争斗的第一颗火花。

苏拉一听到响亮的掌声，一丝冷笑就挂在了嘴边，低声说：“拍吧，拍吧，你们这些笨蛋！”

此时两位执政官发出了表演开始的信号，等待已久的一百个角斗士就出了拱房，列成整齐的纵队沿着斗技场行进。

鱼网角斗士和鱼盔角斗士是走在最前面的第一对角斗士，角斗表演必须首先由他们开始。虽然他们中的一个不久就要死去，但他们还是边走边安静地说着话。在他们的后面走着的是九对绳网角斗士和追击角斗士，绳网角斗士的武器是三齿叉和绳网，追击角斗士则拿着盾牌和短剑。角斗的时候，绳网角斗士可以用绳网去捕捉追击角斗士，如果追击角斗士没有被捕捉住，他们就能够去追击逃走的绳网角斗士。

三十对正式的角斗士走在这九对人后面：他们分成三十人一队来进行角斗，如同一场小规模的战斗演习。在这三十对角斗士中，三十个是色雷斯人，其余的是沙姆尼特人；他们全是英俊、年轻、强健有力又勇敢的人。

三十个骄傲的色雷斯人的武器是弯曲的短剑，一手拿着较小的、前面稍稍隆起的正方形盾牌，头上戴着没有面罩的头盔，一切全都是他们本民族的武装，穿着鲜红色的短衣，头盔上飘扬着一对黑色的羽毛。三十个沙姆尼特人也都是他们本民族战士的武装：笔直的短剑，不大的头盔有面罩和帽翼，小小的正方形盾牌；铁制的护手，用来保护没有盾牌掩护的右手，一片铁制的护膝保护着他们的左腿。他们都穿着淡蓝色的短衣，头盔上飘着白色的羽毛。

十对穿白短衣的蒙面角斗士走在行列的最后，他们的武器只是短短的匕首，象普通的小刀，钻着不规则、细小望孔的不开眼

的面罩附在头盔上。这不幸的人，将要被人推到角斗场上，他们不得不互相角斗，他们可以长时间地娱乐观众，引起观众的哄笑，最后他们会被烧红的铁条赶到一起互相角斗直至死亡。

这些角斗士在观众的热烈的掌声与喊声之下，在场内绕了一圈。当他们经过苏拉的座位下面时，就抬起头来按照角斗士老板阿克齐恩的命令齐声高喊：

“伟大的独裁者，万岁！”

“嗯，很好！”苏拉向旁边的人说。他用一个所向无敌的统帅的老练眼光，仔细地审视着在他下面通过的角斗士。“他们都很强壮和勇敢！我们就要看到精采的表演了。如果不这样，那就该阿克齐恩倒霉！为了这五十对角斗士，我花费二十二万塞斯太尔司，这个骗钱的家伙！”

角斗士在场上绕了一周，并且又向两位执政官高呼致敬以后就回到拱房里去了。在角斗场上，就留下了两个面对面站着就要进行角斗的角斗士：鱼网角斗士和鱼盔角斗士。

场内马上静寂下来，所有人的眼睛注视着这两个准备角斗的角斗士。鱼盔角斗士是一个金发的高卢人，身体高大又结实，很漂亮，显得强壮而又灵活。左手拿着一个比较小的盾牌，右手握着一把阔刃的短剑，一顶盔顶上雕着银鱼的铜盔戴在头上。鱼网角斗士的武器是一把三齿叉和一张鱼网。他穿着一件极其普通的淡蓝色的衣服，站在离开对手二十步以外的地方，好象正在思考，怎样才能迅速地用鱼网把对手罩住。鱼盔角斗士伸出左脚支撑着稍微向前倾的身子，几乎把短剑放到右面的大腿旁边，等待着对方的进攻。

突然，鱼网角斗士快速向前一跳，正好落到离开鱼盔角斗士几步远的地方，把鱼网象闪电一样迅疾地撒向对方。但是鱼盔角斗士向后一跳，几乎伏倒在地上，巧妙的避开了鱼网，接着就猛

扑向鱼网角斗士。鱼网角斗士看到自己的进攻落了空，立刻转身逃走。鱼盔角斗士马上追了上去，但是鱼网角斗士很机灵，他绕了一个圈子又返回到鱼网那儿，而且捡起了鱼网。他刚刚站直身子，鱼盔角斗士追上了他，高卢人正要给他一下致命的打击，鱼网角斗士却猛然间转过身子，将鱼网向对方迎头撒去，但是鱼盔角斗士急忙向下一伏爬出鱼网，紧接着迅速地跳了起来，但这时候鱼网角斗士的三齿叉已经朝他刺了过来，可是尖齿只是在他的盾牌上面擦了一下。此时，鱼网角斗士不得不重新拔脚飞逃。

场上观众纷纷发出不满的喧闹：对他们来说一个还不会巧妙地撒网的角斗士居然敢出场参加角斗，那简直就是侮辱他们。

这次，鱼盔角斗士没有去追赶鱼网角斗士，反而走到能够等到他的对手的地方，而且停留在离鱼网非常近的地方。但是鱼网角斗士看穿了他的打算，赶快沿着斗技场的“岭墙”飞快地跑过来。当他跑到凯旋门时，突然纵身跳过“岭墙”，跳到斗技场的另一面，距离自己鱼网很近的地方。但鱼盔角斗士早已等候多时了，他扑向他的对手，开始用他手里的武器短剑刺下去，于是许多声音竭底斯里地喊道：

“杀死他，杀死他！快杀死鱼网角斗士！杀死这个无能的家伙！杀死这个懦弱无用的人！杀啊，杀啊！赶快杀死他！”

鱼盔角斗士被观众的叫喊所鼓舞，他继续对鱼网角斗士进行攻击，脸色惨白的鱼网角斗士竭力不让对方接近他，一面挥舞着三齿叉绕着对手团团打转，竭尽全力，想趁机拾起自己的鱼网。

突然，鱼盔角斗士举起左手，很快用盾牌挡开了三齿叉，并一下子钻到对方跟前，他举起了短剑，正当他的短剑对准对方的胸膛刺过去时，没想到鱼网角斗士已抡起三齿叉狠命刺向他的盾牌，直向自己的鱼网扑去，只可惜动作还不够灵活和迅速：鱼盔角斗士的短剑还是刺伤了他的左肩，鲜血顿时迸射出来。尽管这